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二

寧都魏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晉滅偁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偁陽

杜妘姓國

而封宋向戌焉

滅國以封人師出無

名而士匄亦為此謀范文武文之德衰矣

林

向戌宋大荀

夫以宋嘗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

為附庸荀

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

然瑩止知此說耳

若能以無名之師折二子而示德義于諸侯則善固請

也善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

杜秦堇父

孟獻子家

臣步挽重偏陽人啟門諸侯之師門焉杜見門開縣懸

門發林蓋城門之捍發之以通上下此聊側留人紇恨

反扶之以出門者杜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多力

扶舉縣門狄虎斯彌杜魯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為櫓林蓋以大車輪蒙甲代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杜林自當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杜詩邨

主人懸布童父登之及堞而絕之林登城及女墻隊

則又縣之蘓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杜主人嘉其勇故

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杜帶其斷勇諸侯之師久於

偏陽

杜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

降懼不能歸

杜有久雨

請班師知伯瑩

怒投之以機杜本

作出於其閒

杜出閒

曰女成二事

杜伐偏陽

而後告余

余恐亂命

杜既成改

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

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深文以激

易其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

杜謂偃匄

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

杜不任受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杜言當取女

五月庚寅

杜四月

荀偃士匄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

午杜八月滅之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

杜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以與向戌。向戌辭。向戌此辭甚通何不能推曰：君若猶

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

之。杜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

罪大焉。敢以死請。為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

桑林。杜殷天子之樂名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二字宋魯於

是觀禮。杜宋王者後魯以周公皆以天子禮樂故可觀

意者率是見也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林言魯得以禘樂待賓客舞師。林樂題也識以旌夏。杜大

則宋得以大旌晉侯懼而退。入於房。林更不之舍杜旌夏

表識其行列

有所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

杜晉疾

杜晉疾也

卜桑林見

杜崇見

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

杜奔走還

荀瑩不可白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杜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閒

杜疾也

以偁陽子

杜晉

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

杜諱俘中國

偁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

人禮也

無故滅人國而以為禮乎小國却當此一禮字

內史選族嗣皆是一樣舉動春秋時每多此師歸孟獻

子以秦堇父為右

杜嘉其

生秦不茲事仲尼

杜言二父力相尚

子事仲尼以德相高○禧按此等收結史記韓文多祖之○魏世錄曰亦與前鄒人紀事相應

魏禧曰昔士會不知殺蒸悔而歸學禮士匄乃以桑林爲可乎鄆陵之戰士燹不欲勝而加憂而匄乃無故請伐偏陽匄殊愧父祖矣○此篇敘次錯落可喜最可法

魏世儼曰悼公生十四年而得晉國政令皆由已出雖樂書中行偃之專偏未敢肆行一事及偏陽之役荀偃士匄無故滅國以封人宋以天子之樂享公荀瑩辭乃聽二子而卒受享豈三駕之功志驕意滿其不如後唐莊宗者幾希矣逸豫之戒所以警賢明之

君可不慎哉



子產攻盜于北宮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杜禦牛首師也

黜減損

尉止獲又與之爭

杜獲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

也

杜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

杜不使獻所獲

初

此初字可刪

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杜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

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杜八年子

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

於是子駟當國

杜攝君事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

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

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

杜公

殺子駟

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效

杜知利不告

得其處也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杜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

子西

杜孫夏

子駟

聞盜不倣而出

林未倣戒守備而出尸而追盜

杜先臨尸盜而追盜

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

杜子國子聞

盜為門者

杜置守

庀羣司

杜具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

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蟠帥國人

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歿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

尉翩

杜尉止

司齊

杜司臣

奔宋

魏禧曰子產能人子西亦至性人二子得失人擇所

自處耳然成列後出將以得盜也庀羣司閉府庫情不以泰乎

魏世倣曰伍奢之被讒也平王召其子尚員尚歸歿員逃而思報世多尚之歿孝而不謂員為不義子產之勢在必得盜伍員之義也然其情似為已泰不知子產聞盜之時固已有攻而盡殺之畧矣夫不如是則不足以得盜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杼怒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及其反也則無歸矣且盜殺三卿而劫君子產不成列必不可以得

盜不能少忍須臾以敗報仇之大計子產不爲也子  
西之即尸而追盜情同夫伍尚矣亦孝子之至性也  
然于報仇追盜之大計不已疎乎使非子產之帥甲  
攻盜而盡殺之則子西之仇不得復其家之不至如  
崔杼者亦幾希矣聖人于人之喪爲之制哭泣之  
節哀毀滅性者不得爲孝子義以裁情也子產之爲  
亦聖人之所不棄與

伊侃曰以典禮繩人則人無怨尉止車過制而黜損  
之可也獲弗使獻是橫逆之施矣子駟之歿其亦宜

也尉止居下不遜以身殉匹夫之忿亦無足取  
彭家屏曰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駟  
為國正卿不能以正帥下而抑人之功奪人之田宜  
其及禍也然怨發子駟殃及二卿其禍烈矣小人之  
怒之不可犯也如是夫

荀瑩逃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杜欲以偏鄭梧制皆鄭舊

北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股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於鄭以見晉志。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

於陽陵。

杜還繞也陽陵鄭地

楚師不退。知武子

杜荀瑩

欲退。曰。今我

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參藥厲曰。逃楚晉之恥也。合

諸侯以益恥。不如歿。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

潁而軍。子蟜

林公孫蠆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

杜言有成去之

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杜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亦似是而非之言林楚見晉退必來不如從楚亦以退

之杜以宵涉潁與楚人盟杜夜渡畏樂厲欲伐鄭師杜

者涉潁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

此語是已又致怨焉何為不如致怨焉而還杜致怨以

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

謝文游曰荀瑩每不欲戰只是克不可不如還也丁未

命四字故拿定主意單用罷之一法

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杜欲以楚人亦還杜鄭服

魏禧曰知武子之言似是而非也鄭以服我致楚師

吾在晉國猶將合諸侯以救之况現在鄭乎見楚而逃鄭服而伐之何以為盟主○逃楚固非但不當從勝負起見耳盍曰吾伐鄭鄭恃我背楚而與我盟今楚師在境而吾逃之鄭必受其災吾何以取信于天下我能則戰不能則釋鄭而與楚講可也

魏世儼曰楚伐晉在九年夏子囊方歷述晉君臣之德以為未可與爭十年冬晉會諸侯伐鄭子囊更起師畧無所忌豈一二年中晉政有缺而楚遽強於晉耶且兩國君臣皆未改荀瑩亦見楚師即逃其故何



哉

焚載書

北宮之役。子孔當國。

杜駟代

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杜自

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

杜

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

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

不獨不

子孔不可。曰爲

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

亦似

然能人當此最不可執意

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見惜體面以自取烈禍也

國大體。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

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

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

不獨焚之而已杜不於朝

衆而後定。

魏禧曰處變定亂之道不可豫執然熟玩焚書倉門及范宣子禦樂盈二事作用不同處皆是大有力量人知此思過半矣

魏世倣曰或以子孔為載書子產曰衆怒難犯而力請焚之子產作邱賦則不恤國人之謗是何故也夫伯有之歿子產出奔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是豈子產之得已哉政教未孚不得不舍經以從權也子孔當盜殺三卿之後而又誅大夫諸司門子之弗順者禍

且立至矣不焚載書國其危乎若以是爲子產之過則必如商鞅之言令不便者盡誅之遷之而後可魏世儼曰商鞅盡行誅遷之法是威信大行以後子孔新執國政禍亂方除人心未服即欲爲鞅所爲又烏可哉

彭家屏曰子產焚書之事論者皆以爲盜殺三卿之後國亂方除人心未服不焚載書禍且立至處變定亂之道不得不爾似也然皆不得其要領者也夫令出惟行弗惟反載書是也雖下有間言其可焚乎如

其非也雖天子成命猶將收之何有于國卿之載書乎今觀所爲載書者乃子孔當國使羣工各守厥職以聽執政之命而不得干與朝政以是爲書雖欲不焚不可也夫國家之事當與國家之人共之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有國之大庶事之煩斷無廢羣策羣力騁一人之精神才智可以優優幹當之理如其專之取亂之道也子產知其非是而借大夫諸

司門子之弗順請而焚之為謀不已遠哉在昔呂文  
穆為相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何如諸子云人言  
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耳文穆曰我誠無能但  
有一能能用人耳此真宰相之言當軸者不可不知  
也

瑕禽屈王叔

王叔陳生與伯與

杜二子

爭政王右

杜助

伯與王叔陳

生怒而出奔

杜欲

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

杜何說

也 不入遂處之

杜處叔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主叔與伯

與訟

杜爭

焉王叔之宰

杜家

與伯與之大夫瑕禽

杜伯

夫坐獄於王庭

杜獄訟

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

聽之

杜孫應鱉曰卿士爭政天子已不能官人

王叔之宰

曰算

杜必門閨竇之人

杜算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

之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杜平王從時大臣從

者有七姓伯與之祖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算門閨竇其能來東底

不以大難至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

於寵放失也謂寵人有罪而失刑舊註非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杜師旅之長皆受賂

吾能無算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

杜在下而無求直之

地則何謂正矣

杜

正者不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

右之所存亦左之

杜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使王叔氏與伯

與合要

杜使二人合要解以相辨答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杜理曲無以為答故



不能舉其  
要契之辭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

王室

杜代  
王叔

范宣子讓德

荀彘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杜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

與衆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

杜荀

長昔臣習於知伯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

杜七年韓厥老知榮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

不以已賢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

杜代

士匄佐之

杜位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

杜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

辭

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

軍

杜武自新軍起

韓起佐之

杜位

欒黶將下軍魏絳佐

之

杜欒黶亦如故絳自新軍無帥

杜將佐

皆遷晉侯難其人

左傳經世鈔讓

卷十二讓德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

杜得慎晉舉之禮

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樂廩爲汰弗敢違也。

所謂君子之德風

晉國以

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

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

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杜稱已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

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

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杜傳言晉之所以興

魏禧曰：因宣子讓而及諸大夫以明大臣表率羣僚風厲如此。此百官賢否所以專責相臣也。予嘗謂晉劉實論大臣讓能真千古官人善法。而後世無實實舉行者惜哉。○左氏因讓及爭殺暢論利弊。咏嘆盡致。感人不淺。

魏世儼曰：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

命焉如是三乃受策入拜遂已開曹丕司馬炎偽讓  
之風又厲所恥為矣

彭家屏曰虞廷之上命禹作司空讓于臯陶稷契命  
垂共工讓于咎斨伯與命益作虞讓于朱虎熊羆休  
哉何風之古也晉悼之賢而大臣皆讓于善跡斯意  
也不幾幾乎虞廷之一端歟聖人云能以禮讓為國  
乎何有悼公之復霸也不亦宜乎

子囊謚共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

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林謂為君是以不德。而

亡師于鄢。杜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

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杜窳

厚也。宵夜也。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從先君代為

禰。禰請為靈若厲。杜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

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

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林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

左傳 卷之十一 謚共王

以惡誑而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  
毀滅之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杜

言于囊  
之善

魏禧曰楚王知過于囊達義並為可法

魏世儼曰漢昭十四辨上官桀之詐後世謂其明過  
成王楚共十歲即逆折二卿不錮巫臣恨無賢輔以  
致功業不彰為可惜也

楚人歸鄭良霄

鄭良霄大宰石臬

反救畧

猶在楚

杜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臬言於

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

杜征謂巡守征行先五年而卜吉凶也

而歲習其

祥習則行

杜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杜

習謂卜不吉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

杜謂良霄

以除其

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

杜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

使歸而廢其使

凌解隆曰去鄭造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爾故不如遣

之歸鄭以廢其遣使之本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恨其君憎疾其大夫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

不固豈不勝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

杜欲使相牽引



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魏禧曰詞令之意亦好然語少晦未動人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

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杜吳爲楚喪而伐之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

○晉與楚爲仇敵而猶以伐喪退之可謂有禮識大體矣○凌稚隆曰愚按晉之通吳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

攻擊而已非真有爲吳之志也况茲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能復謀伐楚以故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蓋設

辭以拒其謀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

並行不害杜莒

魯將執戎子駒支

杜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

杜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來姜戎氏晉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

被苦

式占反

林爾雅

蓋

戶臘反

杜苦之別名

林言汝祖

曰白蓋謂之苦無襦裘可衣所被服者苦蓋也

蒙荆棘

杜汝祖無土地可居所蒙冒者荆棘也

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

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杜中分為剖

今諸侯之事

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

爾無與焉

杜詰朝明且不使復得與會事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

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

杜明也

其大德謂我諸

戎是四嶽

杜堯時方伯姜姓

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

田

明晉賜不厚

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

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

明戎

報不薄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

杜在信三

十於是乎有殺之師。杜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實指一事晉人角之。諸

戎荷之。杜角當其頭也與晉踣之。杜僅也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又虛括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旂。無乃實有所闕。

直歸罪于晉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明戎之不與于

會。亦無膏。莫贈反焉。賦青蠅。杜詩小雅取其愷而退。料

其情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左傳經世鈔 卷十二 戎子二 二十

子爲季武子介以會

連帶叙法左氏每有此

自是晉人輕魯幣而

益敬其使

杜齊子叔老字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劉敞曰諸侯解體既非戎之過而去年蒐于緜上傳云晉國大和諸侯遂睦此何忽不如昔皆不實也意有人譖戎子者故宣子假辭以數之及其言順則又辭謝之耳青蠅一賦早被戎子料破矣

季札辭國

吳子諸樊

杜兵子乘之長子

既除喪將立季札

杜諸樊弟

季札辭

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杜公子負芻

將立

子臧

林事在成十五年

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

能守節君義嗣也

此讓是

杜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

乃舍之

杜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傳遜曰春秋中讓國者三吳季札曹子臧衛子南子南

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足以靖國蓋其性自不樂于爲君非有爲也然德非至德而于王季武王之事亦不遠矣

胡安國曰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彼王僚無季歷之賢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

魏禧曰季札非吳子適嗣讓國未為不當安得以後禍歸獄耶

魏世倣曰季札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僚光之禍夫札父兄所欲立者也子臧列國諸侯所欲立者也諸侯之命豈若父兄之命哉故子臧之讓義也札乃曰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則非矣

魏世儼曰子臧固讓弑嫡之賊尤為非是若札當三  
兄鼎峙豈可自賢而儼然踐位故札固讓于諸樊之  
時是矣餘祭夷昧遞傳及札札復固辭以啟僚光之  
爭則非然則嗣位而立光為太子其可乎

彭家屏曰傳國以子傳子以嫡此正道也兄歿弟及  
始于商之大庚後儒非之以為是啟亂源非正道也  
吳謁不傳子而傳弟誤矣餘祭再誤夷昧三誤而季  
子復受之是以誤終也季子之讓國可謂能賢矣顧  
論者乃以闔廬之弑僚夫差之喪國追咎季子謂其



讓實為厲階是特以後事之成敗論之耳抑知君子處事惟義是從烏能逆料後事之成敗而為之遷就哉若逆計後事而遷就處之亦非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矣豈聖賢之所取乎即以闔廬夫差之事論之闔廬為吳謁嫡子於分當立而不得立故卒有弑奪之事此即兄終弟及足以名禍之明驗也假使季子得國安知其禍不移于季子乎若夫差失國事在再傳之後再傳之後安保能賢雖使季子得國亦必不能保其子也謂季子而能保其子則賢于堯舜矣

詎通方之論乎觀聖人題季子之墓而許之為君子  
論延陵者當以聖人之言為折衷也

晉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

杜在十一年

也晉

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

杜諸侯之師不

肯渡也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杜詩邶風義取於深則厲

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

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見

衛北宮懿子曰

林子驥公孫董懿子北宮括

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

焉若社稷何

彭士望曰鄭初服晉故獨自效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

而勸之濟濟涇而次

杜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

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歎

杜飲毒水故

鄭司馬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棫林

杜秦地

不獲成焉

杜秦不服

荀偃令曰

雞鳴而駕塞井

夷竈

杜示不反

唯余馬首是瞻

杜言進退從已

○禧按今是

但出語太倨故侈汰者不服

○彭士望曰偃一語不讓鷹即達之范欒鷹曰晉國之

宜于讓鷹即從之待凌汰人尤須謙洽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杜鷹惡偃自專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

林鷹將下軍故

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杜中行伯

荀偃莊子魏絳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林言荀偃命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

其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

杜鷹下軍帥

○此論亦未是然則中

軍之令不能行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杜以從命為待也

於偏軍之佐矣一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師卒敗晉

李元勳難相統一出中軍欒鷹不用命魏絳賢者正宜調

雖六卿分將令出中軍欒鷹不用命魏絳賢者正宜調

荆其間乃對左史之言亦阿於厲何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道

秦會杜軍帥不和恐乃命大還士望曰偃能悔過亦鑒于仲以全師為上策○

禧按此亦未是此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杜遷延樂鉞曰

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

戎路杜鉞厲之弟也謂厲敢不恥乎與士鞅杜士馳秦

師歿焉可謂烈士然觀士鞅可反則鉞雖馳秦師而可以不歿也過矣士鞅反樂厲謂

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歿而子來是而子

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望曰此舉賴鉞稍有生色鉞為兄補過而厲

乃以逐鞅鉞士鞅奔秦穆文熙曰棧林之役衆皆遷延苟偃令唯余馬首是瞻進之良

或不瞑矣

乃以逐鞅鉞士鞅奔秦穆文熙曰棧林之役衆皆遷延苟偃令唯余馬首是瞻進之良

是厲嫉假之功遂欲東歸又憤鍼之於是齊崔杼宋華

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杜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

林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杜亦書于伐秦

攝也杜能自攝整從鄭于矯俱濟涇而次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

亡對曰其欒氏乎欒厲再罪而無譴秦伯曰以其汰

乎對曰然欒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杜厲之子乎秦

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

其甘棠況其子乎杜召公真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林言晉

人之思樂書如周人之思召公周人猶愛樂厲也盈之名公之樹何况晉人而不愛樂書之子樂厲也盈之

善未能及人。諱妙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杜爲二十一年。晉滅欒氏。

本張

衛人出君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杜勅戒二子欲共宴食

皆服而朝

杜朝

服待命於朝

日旰

杜晏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

冠而與之言

杜既不釋田獵之冠又不與食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杜文子色

孫蒯

杜文子

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杜公

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

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

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林師曹既歌恐孫剛不解故遂誦言

之崩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



而入見蘧伯玉。杜蘧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

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

知愈乎。杜言逐君更立遂行。從近關出。杜懼難作欲速

能匡其失可也。不可則當奉身而退。不退則當公使子

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

子展杜獻奔齊。公如鄆。杜衛使子行杜羣於孫子。杜使

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

人執之。杜公徒因敗散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杜佗與差為公孫丁御公。

子魚

杜廣公差

白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

杜禮射不求中射

兩鞫而還。

子魚可以追君而不可以射師。當時人懷私忌而不知大義多如此。

尹公佗曰

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

杜佗始與公差俱退悔而復還射。

丁公孫丁授

公轡而射之。貫臂。

杜佗臂

子鮮

杜公之母弟

從公。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

杜告宗廟

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

也。

無神何告二語足破千古世俗違道以媚鬼神者之惑。

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

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

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杜林巾脫手者擗理髮

者言我事定公爲夫人而暴虐使我如婢妾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杜時姜在國故不使

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

杜厚成叔名

聞君不

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

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

杜為人君而不弔恤為臣之難為人臣而不敏達為君之難

既不赦宥其臣之過失臣亦不帥循其臣之職分君臣如此增其淫惡發洩而為逐君之事其將如之何哉

衛人使犬叔儀

杜衛大夫

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

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

羣臣又重恤之

杜謂愍其不達也

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

孫

杜即厚成叔

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為國不可無人

此有犬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

杜言其貪

○可笑至此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杜穀衛大夫以其從君故欲殺

之辭曰。余不說初矣。

杜言初從君非說之也。不得已耳。

余狐裘而羔袖。

林以為狐裘至美也。以羔為袖則有少惡。喻已一身盡美。雖從君以出其惡不多。乃救之。衛人

立公孫剽。杜移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

杜盟會之命於諸

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林弔失國衛侯與之言虐。

林與

武仲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

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彭士望曰。言皆惡也。林註非子展子鮮聞。

三子至。上以表。一。二。出。三。

之見臧紇。

忠臣深心快識如此

與之言道。

杜順

臧紇說謂其人曰。

衛君必入。

夫二子者。

或輓之。

或推之。

林前牽為輓後送為推

欲無

入得乎。

杜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傅師曠

師曠

杜晉樂太師子野

侍於晉侯

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

不亦甚乎。

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

開口便說妙用或者

字又用實字措語最妙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養民如子。

如子。

先君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

民奉其君。

民報

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

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

夫君神之主。

而民之

望也。

若困民之主。

林困若其

匱神乏祀。

百姓絕望。

社稷

無主。

將安用之。

弗去何為。

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

杜卿佐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彭士

望曰再將君權責任覆說一過何等鄭重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杜支子

大夫有貳宗。

杜宗子之副貳者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卑隸牧圉。皆有親暱。

林執技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事曰卑。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

馬曰以相輔佐也。士望曰可見友輔無一

善則賞之。過

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以補察其政。史爲書。

杜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

杜盲者爲詩以風刺工誦

箴諫。

杜樂人誦箴諫之辭

大夫規誨。

杜規正諫誨其君

士傳言。

杜士卑不得徑達聞

君過失傳

庶人謗。

杜庶人不與政則誹謗

商旅于市。

杜旅陳也陳其貨物

一

以示時所貴尚

百工獻藝

杜獻其技藝以喻政事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無人非諫無地非諫所以有成正月

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士望曰師曠亦天之愛民甚責衛無諫臣

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

縱其淫而棄天地之

性必不然矣

士望曰說得天心密露使古今民上人凜凜危慄

穆文熙曰衛君出亡他國不知改圖可謂至愚然猶

賴子展子鮮以返則賢人所係豈小哉何以子家羈

而終不能返昭公乎二君之優劣可知矣

魏世儼曰居喪不和衛獻與魯昭無異而暴使嫡母

茂視師保寄邾而以邾糧歸則又甚焉然魯昭終卒  
乾侯而衛獻復國自是子展子鮮左右之力甯殖將  
死而悔甯喜守父命而不違亦適逢其會耳晉文出  
亡人謂其從者皆足相國見子鮮者亦然豈子家羈  
雖賢無復國之謀猷故世不見推而君不可復與



吳人要擊楚師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

杜前年在

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

出而還。

不能而示之不能共也

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

臯舟之隘。

杜險之道

而要而擊之。

擊其情歸是也

楚人不能相救。吳

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魏世儼曰：弗傲弗設，備不虞，不戒恃城，恃衆恃力，恃援皆未有不敗者也。

楚子囊卒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歿遺言謂子庚

林司馬公于午也

必城

郢

穆大熙曰子囊遺言城郢而伍員竟入郢矣大臣謀

世後事也遂謂城郢為非然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

增其名

杜前年謚君為共

將歿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十五年楚公子

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

杜叔教從子

為大司馬

公子橐

託

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公子追舒

杜莊王子子南

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

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能官人。則民無覲心。八字精簡包蓄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能官人也。彭士望曰卷耳作后妃思得賢臣以佐君子此解恰好王及公侯伯子

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傳遜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為令尹執國政

者皆其公族少有債事旋即誅歿所以彊大累世而

威權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彊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

獨善也

向戌尤室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杜報二年豹之聘  
尋十一年亳之盟

見孟

獻子尤其室

杜尤責  
過也

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此語可繼凡士大夫官歸  
資裝厚者其優劣可知矣

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

重勞且不敢閒

杜傳言獻子友于  
兄且不隱其實

彭士望曰賢者過目輒思益人責善肫摯無一毫間  
隔千世後誦之猶有餘感○又曰對亦真實然宜引  
咎不當委兄

魏世儼曰爲卿美室似無大過向戌聘而見尤足徵

古朋友切劘之嚴賢者益宜自刻矣

師慧激子罕

鄭尉氏司氏之亂杜十年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杜鄭人以三子之父皆為尉氏以

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杜樂師也三月公孫黑杜子為

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

之杜以司臣為賢故放之謝文游託諸季武子武子

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杜堵女父齊師慧過宋朝將私

便杜小焉其相杜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鍾惺曰師慧師

人以為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惜哉觀慧

舉止言笑蓋以滑稽寄其憤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

世君臣倫是無目人目中無人○彭士望曰大道理等  
閒發出堂堂宋國却被一樂工借小使數落痛快無比  
與范雖無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  
王不同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  
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士望  
工不替杜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  
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  
士望曰宋固請而歸之杜言于罕  
臣不聾固請而歸之杜能改過  
狗之妻而歸諸范氏杜望曰斬草除萌此必子產之為  
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  
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魏世儼曰正言之未若激怒之此師慧所以因私而  
發堂堂之論也已開鄒忌諷齊王一派文字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

彭士望曰無故重獻於卿相必有求也一

弗受省多少事

子罕頗警於師慈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

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

名若以

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士望曰真大臣持已語妙出得平和無形跡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真情納此以請死

杜請

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

士望曰尤難在此體恤周

詳務求所得所真宰

富而後使復其所

杜賣玉得富而後

相器杜攻治也

居○處



鍾惺曰末語尤是有心作用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  
一個不要錢便了得

魏世儼曰衣人本欲其煖食人本欲其飽彼猶饑猶  
寒吾猶未衣食之也子罕爲獻玉者周詳謀畫亦不  
過全其辭玉之心而已

彭家屏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  
也人惟不寶金玉則胸次浩然無入而不自得固知  
不貪爲寶之言真至論也

子罕分謗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杜周十一月  
今九月收斂

時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

杜

國父白哲而居近澤門

實興我役邑中之黔

杜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實慰我

心子罕聞之親執扑

杜

杖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

此

亦要權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詳雜問

杜扶決罰也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杜

謂門戶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

誣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

之本也

林傳善子罕分謗○凌稱隆曰子罕恐以得罪而爲君相所忌且惡獨有美名故分其謗

伊侃曰余嘗見長令以清節自喜同官皆惡其相形  
清畏人知最是善身善世之道

彭家屏曰春秋凡國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王制用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况可役不以時乎平公築臺妨  
于農收此國無大臣之效也然子罕聞築者譽已而  
扶之以分謗其為慮深矣視後之掠美市恩者為何  
如哉

晏桓子卒

齊晏桓子卒

杜父也

晏嬰麤縗斬

杜不

苴

杜者取其麤

有子

經帶杖

杜杖竹

管屨

杜履草

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

杜質禮以為

義以為

質禮以為

義以為

質禮以為

義以為

質禮以為

行之杜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

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

也杜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

大夫

辭畧答家老

○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遜

禮也亦可

禮也亦可

禮也亦可

禮也亦可

禮也亦可

平陰之戰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杜獻子所

弑者○書偃同弑而獨偃受其殃何耶豈書公而偃私耶

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

杜夢并見之

他日見

諸道與之言同

杜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

杜林主大夫之稱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

決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穀

杜雙玉曰穀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

杜環齊靈公名棄

好背盟陵虐神主

杜民也

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

杜彪晉平

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其官臣偃杜守官之臣實先

以謙告神魯臣猶末臣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杜偃信巫

自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林沈玉於河以箭冬十月

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杜溴梁在十六年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虞縣

門於門外作塹橫行杜防有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杜謂

廣一里故經書圍杜防有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歎范宣子告析文子

夫于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

自其鄉入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

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穆文熙曰魯莒自

其鄉入此獻于說言以惑齊人未必既許之矣若入君  
為實惟晏子能知之惜齊之不用耳  
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正中公恐晏嬰聞之曰

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杜齊侯登巫山以

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

陳之杜斥候也疏建旌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杜

以衣服為人形與曳柴杜與衆也衆曳

也建旆以先驅與曳柴杜與衆也衆曳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杜不張歸穆文熙曰兵法

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道杜烏烏

上得歷世少襄  
卷下二平陰二  
得空營

故邢伯

杜晉大侯

告中行伯

杜獻

曰有班馬之聲

林班別也夜遁

樂不相見故作離別聲

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

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

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

林齊之勇士

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杜本為人殿師

于姑先乎乃代之殿

軍不和必敗用師之際何擇于刑人若風

沙衛殿則綽最未必獲而晉豈能如入無人之境乎○

國防之役齊獲魯滅堅使衛唁之堅曰君賜不終使其

刑臣以禮於士遂以杖扶其傷而或此衛殿齊師而綽

最以為國辱亦足見奄人不可與政專事如此夫以刑

臣禮士且不可况以凌轡士大夫乎足令後世媮奄公

卿諱之愧或倉卒師遁追兵奄至居殿且不可况陳兵

鞠旅軍威嚴赫而可以為監軍總督

手足令後世寵奄人主讀之行下

衛殺馬於隘以塞



道

杜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彭上望曰卷性除狼尤善報怨每恨國家大事

晉州綽及

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豆杜頭也

曰止將為三軍獲

林生為三

軍俘

不止將取其衷

杜復欲射兩矢中央

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

如日

杜言必不殺女明如日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杜反

其右

杜州

右

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

林皆不解甲反縛惟露其面

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

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邽詩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

先合兵以攻齊師既適乃分兵四掠又於此叙出上

中下軍之將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

杜魯

伐雍門

杜齊城門之

左傳經世鈔

卷十二 平陰三

車一

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杜殺

開孟莊子斬其楸。勅倫反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

郭南郭劉難。乃多士弱。杜二子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林申池濟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壬寅

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

于門中。以枚數闔。杜州綽之左驂迫還于齊東門之中

齊侯駕將走郵棠。夫子與郭榮。杜齊扣馬曰。師速

而疾畧也。杜言欲畧行其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

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夫子抽劍斷

鞅

應粹之才○莊公抽劍斷鞅數語皆是大有乃止林

疾將犯之而行太子恐齊侯不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

沂張洽曰四年之中六伐鄆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

其慮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

亡其國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

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杜伐魯在遂次于泗上疆我

田杜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

享晉六卿于蒲圃杜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

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杜如韋戰還之賄荀偃東

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

之五匹為東四馬為乘壽

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荀偃瘴疽生瘍

於頭杜瘴疽惡瘡杜瘴屬在頭曰瘍濟河及著雍病目

出林因病痛而大夫先歸者皆反士白請見弗內請後

曰鄭錫可杜士白中軍佐故問後二月甲寅卒而視不

可含杜口噤林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杜大夫稱主林言不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

乎杜懷子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杜績事於齊者

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杜自愧

人杜以私待

魏禧曰兵家陰謀唯恐人知又多外示弱以誘敵此獨洩其謀張其兵以示之何哉蓋晉不欲戰知靈公輕而無勇故為此以懼其逃耳詳平陰論

伊侃曰苻堅淝水曹操赤壁漢昭烈白帝城皆以數十萬人而敗何者不分兵以為聲援不出奇以攻其無備也

左傳經世鈔卷十二 終